

东京散步

松久

仅此一次，
发觉原来父亲这几个音节
是如此动听

藤田宜永「日」／著
兴远／译

幸福来时总是
慢得让人难以察觉
而不幸却是
毫无预兆地轰然降临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东京散步

藤田宜永 兴远
〔日〕著 作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京散步 / (日) 藤田宜永著 ; 兴远译.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85-6203-3

I. ①东… II. ①藤… ②兴…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0777号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7-2011-3205

TENTEN by Yoshinaga Fujita
Copyright ©1999 by Yoshinaga Fujit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FUTABASHA Publishing Co.,Ltd.in 1999.
Japanese edition re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in 200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Inc.,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Ltd.,Beijing.

东京散步

著 者	(日) 藤田宜永
翻 译	兴远
责任编辑	王天明
封面设计	typo_d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ISBN 978-7-5385-6203-3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目

录

壹		5
貳		29
叁		49
肆		72
伍		91
陆		111
柒		132
捌		152
玖		172
拾		191
拾壹		212
拾貳		233
说明		260

东京散步

〔日〕藤田宜永
● 著
● 兴远
● 译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目

录

壹		5
貳		29
叁		49
肆		72
伍		91
陆		111
柒		132
捌		152
玖		172
拾		191
拾壹		212
拾貳		233
说明		260

壹

秋风轻轻地掠过东京的街道，金黄色的银杏树沿着路的两旁渐渐伸向远方，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倾泻下来，如同刮落的金粉铺洒了一地。金黄中夹着几缕微红枫叶，细腻轻柔的风声伴着翩翩轻舞的落叶。

地上金色地毯一般的银杏叶，既是令人们联想秋至的点缀，又是予人留下记忆的书签，踩在上面有着触摸心灵那种柔柔的质感。

我推开弹子房大门，刚一踏进门槛儿，便立刻被淹没在杂乱的人群中。森高千里那特有的鼻音歌声混着机器内子弹碰撞的杂乱声在店中幽幽地回萦，屋内四处弥漫着烟味、汗味和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味。这家就是刚刚重新开业的柏青哥店。

我在一排排的空闲的机器之间来回穿行，希望能找到一台赢钱概率最高的弹子机。

我正打算走向中央过道时，脚下忽地停了下来，一位男子闯入了我的眼帘，他身穿米色双扣套装，戴着一副银边眼镜。这张脸透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阴冷，仅一眼就使人无法忘却，他就是我住在东京都新宿

区高田马场学生街租公寓时，那几个经常来催债人的其中一个。

假如被他发现那可就坏了，于是我悄悄转过身，向出口走去。门边迎客的店员十分诧异地盯着我的双手。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慌乱中竟忘记了自己手上还拿着一盒弹子钢珠，顿时，我感觉到脸上火烧火燎般发烫。

随即我就走向坐在靠边那台弹子机前身着和服的老婆婆身旁，从表情上看她手气好像不太好，她一边用力地抽着烟，一边愤愤地拍打着弹子机。

我双手将整盒小钢珠递给老婆婆，说道：“老婆婆，不好意思，我来不及玩儿了，这些务必请您收下。”

完全令我出乎意料的是，原以为老婆婆会十分高兴，可她却两眼恶狠狠地怒视着我，样子酷似一只刚到嘴的骨头又被抢走而正欲发狂的老母狗。她气势汹汹地吼道：“年轻人，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至于败落到向别人讨要的地步。”

她这一喊叫，几乎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拜托了，请您收下吧。”我又深深地鞠了个躬，拜求道，“拜托您了！”随后，我捧着那盒弹子钢珠躬身放在她的机器上，然后掉头朝门外走去。

匆匆走出一段距离后，我又回头窥视一眼，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这家弹子房是位于东京都多摩地区的最大闹区吉祥寺车站附近。或许他家就住在附近，而刚才并非是借着到这儿找我之机也玩上一把的。虽说是场虚惊，但提醒我以后尽量不要在吉祥寺这一带出现。

我以工薪族身份，收入少为由向高利贷公司借了八十多万日元借款，假如付息不畅，稍有拖欠，高利贷公司的人就会很快站在你的面前。用一种劝告的口吻说道：“如果诉诸法律的话，你会很难堪的，我也不想这样做的，快点想办法啦。”高利贷公司的人绝对没有半点恫

吓，反而挺平和。看我没有太过在意，便有三个像是长着死鱼眼的家伙找到了我，口吻也不是那种露骨的威吓，而是用了阴恻恻的语调委婉地告诉说：“喂，知道吗？听说呢，曾经那些没有还钱的人忽然就消失了踪影，呵呵！”

他们大概是由于《暴力组织新法》实施，才使出了这般演技。我暗暗地思考，他们会如此甘心地遵守新法，就此罢休？想到这我不由得毛骨悚然。

我再三地向他们鞠着躬，乞求能否再给我三周的时间，他们让我写下“如果还是无法还钱，就用身体来抵债”的字据。

看着字据我试探着问道：“用身体抵债是什么意思呢？”

那位出现在弹子房的男子，一边收起字据，一边对我说：“啊，也没什么，就是我们会请你坐上鲑鱼捕捞船，明白啦？”

听到这里，我整个人完全傻了，对于我这个根本不会游泳，上船就像喝醉一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跟渔夫去出海捕鱼，这岂不是在捉弄我？

次日，我决意逃离当时住的地方。这是发生在9月初的事情。

离开那里之后，我便住在沿吉祥寺以南三公里左右河岸边。

尽管这里的居住条件不算很好，房间也非常破旧，并且交通还不方便，但是房间内带有卫生间，关键是租房价格基本可以接受，这样我便决定租了下来。恰巧，这家房东玉井和子去世的丈夫，是我曾经就读那所大学的前辈。这位孀居的女人一看到我的学生证，就笑意满面地对我说：“有空就请来我家吃顿便饭吧。”可时至一个月之久，她也没请我吃过一顿饭。

由于很大一笔开销都用在了搬家上，使得这段时间过得十分潦倒，打工积攒下来的钱几乎花光，正在我为生活发愁时，老天竟对我打开了仁慈之门。一次，不经意间在一家荞麦面馆的电视上看到了正在播放的由芳贺隆之所做的“NUMBERS”彩票广告，出来后顺路便买了些彩

票，没想到居然幸运地中了奖，一共是十七万零一百日元，之后的十几天里我就有钱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了。但是，假如仅靠这点意外收入，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无法支付房租的困境之中，到时我就会沦落到露宿街头的地步了。

在公交车上，我打开上车前买来的报纸，目光在求职栏中的字里行间来回搜索，试图从中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从头捋到尾仍是没能找到，非常令人沮丧。

为了能使自己排释这种焦躁不安，我便收起报纸，裹了裹衣襟，把眼睛慢慢移向窗外，望向远处的风景。秋日的夕阳将整个天空染成了红色。10月底的东京都，枫叶还没来得及变红，但寒冷却早早袭来，冷风过后，枯黄的叶子飘飘摇摇地飞落了一地，让人感觉到冬天正在向我们渐渐走来。

萧瑟的日暮，使我这个二十一岁朝阳似火的年轻小伙儿，却像个常年被生活所累的中年男人一般。我想，我必须耍摆脱现在的这种窘迫，我要找到一份工作来支撑自己生活才行，绝不可以就这样等待下去。

此刻，行进在吉祥寺途中的车子缓缓地停在了一个站前，一位弯腰曲背的老婆婆上了车。车子的启动，使她无法站稳。

她的样子令我想起了弹子房里的那个由于运气不佳而显得凶巴巴的老婆婆，那种无礼的吼叫。人间的事本就无常，用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别人，简直就是可恶至极。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原本让座的那个念头顷刻间荡然无存。

一边想着，一边下意识地将眼睛瞥向那位老婆婆，可正巧碰到了她的眼光，两人即刻陷入尴尬的场面之中，老婆婆随即慌忙地将目光移开，赶紧把身体挪了挪位置，或许是我那种愤愤的目光所致吧。

从公交车上下来，我感觉肚子有些饿了，就在路边的便利店里选了一盒海苔便当和一份酱油，还买了两罐啤酒，之后提着东西向住处

走去。

正打算迈上又黑又窄的台阶时，背包好像被谁拽住了。此刻恐惧占据了全身，我浑身战栗了起来。

我的第一反应是：“难不成是那个讨债公司的人抢先埋伏在此？”

当我镇定下来回头看时，并不是那个讨债公司恫吓我的那个演员，也不是弹子房的追债人，昏暗中隐约现出一位头戴破旧毡帽的中年人，正在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这男人长得比我足足大出了几号，帽子下散乱的卷发在风中摇曳着，就像破破烂烂的金属丝网那样。略微斜视的双眼就好像能同时凝视天堂和地狱，硕大的鼻子下却是薄得如火腿般的双唇，很不协调的五官就好像是后配上去一样怪异。我拼命地在记忆里搜寻着这张脸，却没印象啊！我暗自祈祷着。

“是竹村文哉先生？”从他的小嘴里发出的尖锐声音，让人听了有种怪怪的感觉。

我没有回答。

那男人拍着我的肩说道：“你别想溜之大吉，我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了，这鬼天气把我的尿都给冻出来了，快，赶紧开门让我借用厕所，方便一下。”

“您是谁？”我嗫嚅地问那人。

街灯下，那男人眼中微微地闪出一丝寒光。他干咳了几声说道：“我想聪明的竹村文哉先生，不用说，你该知道我是谁了。”

听到这话，我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他那双八角金盘大手几乎揪住了我的后脖领子。假如想寻机逃跑，只有趁他上厕所的时候再说。

我被讨债人推搡着进入了房间，进屋后他伸手将灯打开，摘下帽子放在了榻榻米上。

“你的右边是厕所。”

男人脸上堆着笑容，从那张小嘴里向我道了声谢，但是没有走向厕所。

“把你那个背包老实地交给我保管好了，别合计着在我上厕所时逃跑。”

他戳穿了我的计谋，无奈我只好服从。

那男人背着我的背包，走进了厕所。

好一阵哗哗的小便声伴着咳嗽的声音。当他洗过手走出来后，一屁股坐在我面前，盘起腿，长长舒了口气，说道：“这下可轻松多了，真舒服呀！”

“总该可以了吧？”我将手向那个男人伸了过去。

“说什么？背包吗？啊，这个。”男人把背包从后背摘了下来，“不过，在没有把事情谈完的情况下，还是得先放在这里。”

此刻，整个房间一片沉寂。那个男人环视一下四周：“也就是八十来万，不想办法是不成的。”

我低着头默不做声。

“即便是这样沉默下去，也没有用的啦！”

“这不是，您也看到了，我现在真的是拿不出钱来还债。”

“唉！很遗憾，你要是个女的那该多好。筹集这点儿小钱，换了女人，要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可男人就没这么顺利了。你我都一样。反正也逃不掉赖不掉，不如干脆去捕飞鱼算了。”

“不是金枪鱼吗？”

“是以前那些讨债人这样说的吗？”

我很小心地点了点头。

“那是他们在吓唬你呢。金枪鱼是欠更多钱的人才去捕，捕飞鱼只要到父岛附近就可以了，要不了多长时间。”那男人边说边点着香烟。

“你每天这样到处乱逃，索性听天由命怎样？不过是坐在船上出半年的

海，权当是学习为人处世不也挺好的。直到把债款还上那天，你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回到学校上你的课去，我们也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

很奇怪，这个讨债人和先前的大不一样。他既不威胁也不恐吓，更像是一个老刑警在温柔地询问嫌犯“要不要吃一份寿司啊，要不要再来杯茶啊”一般，他这样做反倒让人觉得有种无所适从的恐惧感。

“我，我不会游泳。”

“游泳又不是渔夫的事，那是鱼的事。”

“我上船就像喝醉一样的晕。”

那男人瞧了我一眼，接着问道：“你是长野县的小诸出生的吧？”

我赶忙附和道：“是的，我的出生地离海很远。”

“是在小诸出生的？”

“不，不是。”

“那么你的出生地是哪里？”

我抬眼望着他。到现在为止，讨债的人找上门已是第二次了，但像他这样调查户口一样的还是第一次。

“是在池袋出生。”

“在这儿你有亲戚吗？”

我木然地摇着头说：“我自幼被生身父母抛弃，我和竹村家只是抚养的关系。”

“哦，对了，我曾经给竹村家打过电话，不过没有人接，怎么会是这样呢？”

“养父由于偷车，被警察抓去坐牢，那是在今年春天，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你的养母现在怎么样了？”

“我有两个养母，第一个养母因为被黄蜂蜇了喉咙，没过多久就死去了。第二个养母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自养父被捕，她也不见

踪影了。”

“那么她是不是也参与了窃车？”

“唔，好像没有吧，不清楚，不过好像是跟她过去同班的男同学跑了。”

“这样的事经常会发生的。”男人点了点头，“可是你，到这个家做养子，如今又成了这个样子。”

“时至今日，我也不太在意了。”

“那你是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以工薪族身份去借高利贷的？”

“对，基本是这样的，但也不完全是。”

“给我倒杯茶可以吧。”那个男人没有焦点的目光看着，安静地对我说道。

“我这里没有茶，不过，要是啤酒呢……”

“那就啤酒吧。”

我拿过便利店的口袋，从里面取出罐装啤酒，拉开拉环，啤酒沫从中冒了出来，沾湿了我的手指。

“不好意思啊。”那男人微笑地说道。

真不可思议，难道这也是《暴力组织新法》颁布之后迫使他们掌握的演技吗？

那个男人一口啤酒、一口烟，又一口啤酒、一口烟地重复着。

“你还钱给我就行了，如果你讨厌出海捕飞鱼，就不必登船出海，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仅仅八十四万，现在的学生都是很有钱的，假如向你的朋友借一点呢，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唉！我们这一代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有互助精神，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是呀！上次我到一住宅区向一位家庭主妇讨债时，也这样说过。”

“我不会再躲了，能再宽限些日子吗？求求您了，帮帮忙好吗？”

“这个不好办呀，你没有收入再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这些生意人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能马上还四十万元让我带回去的话，我也有个理由帮你讲情。”

“那么多的钱……我……我……唉！”看着他那不带一丝同情的眼神，我有些绝望地低下了头。

“硬逼你去地下钱庄借钱怎么样？虽然他们的利息高得吓人，讨债的手法也比我们厉害一百倍。你不仅没有信用卡，又不能卖东西还债。”他继续说道，“如果你实在不想去捕飞鱼，我还有个办法，就是去当有钱的同性恋的伴侣也不错，我看你长得还行、身材也够好，那些变态们应该看得上你。按照一次四万来计算呢，只要二十一次就可以完全还清了。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客户。怎么样呀，啊？”

这话说得我浑身哆嗦。与其这样，还不如晕船呕吐呢。

“这主意不好吗？”那男人用手狠狠地将香烟掐灭，然后拢了拢蓬乱的头发，“办法嘛，我都替你想过了，最后只有去捕飞鱼啦，养过鱼的人对它们应该不会陌生吧？”

那男人看了一眼角落里放着一个鱼缸。

“啊！你喜欢鱼，都养过些什么鱼？”

“神仙鱼。”

“嗨，这还有花，很有情调啊。”那男人转头看到了窗边的桔梗盆栽，“喂，这样躲躲藏藏的生活跟孤独的老人一样多寂寞呀。怎么样？还是去捕鱼吧，对你来说这主意最好，等把钱还完了你就会感觉轻松了。”

听他喋喋不休地唠叨半天，我心里暗骂道：“你这家伙真是多事，我干吗要听你这个讨债的教训。”

突然，那男人的上衣兜里传来了一阵铃声。

他从兜里取出手机，放在耳边。“喂，喂，是哪位啊？啊，您